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兩花香 第二〇三種 斬刑廳 武纘緒 計二事

世人切不可種惡因，若一有惡因，必有還報。如德宗禪功已修得道，奈前世之惡因未結，雖無刑廳叩拜之事，亦必有報。昔姚國師尚難逃避，何況德宗乎？凜然哉，慎勿起惡念而種惡因也。

弟兄如手足，損我手足而得貲財，至愚不為。今拼死獄底，是皆自取。最可嘉者，二小童竟有報仇堅志。今世罕見，不可不傳，自恨忘其姓名。

順治年間，揚州有個刑廳，姓武名纘緒。他為人甚是貪酷，惡事極多。我略說二件，便知其人。

這刑廳新到任，舊例要謁見漕撫。那時漕姓吳，最信奉佛法。因有個德宗大和尚，是揚州「福緣庵」裡得道的高僧。吳漕撫請來對坐談禪，聽事稟揚州武推官新任來叩謁。漕撫即傳進內衙謁見。武刑廳頂帽朝服，入內投上手本。朝上三叩頭，辭出。於叩頭時，看見有一僧人同漕撫並坐受禮，詢問方知，是「福緣庵」和尚。

這德宗過了幾日回寺，忽一日，有吏持武刑廳名貼到寺，請師談講佛法。德宗見貼，即吩咐侍者道：「我前世曾謀害了此人性命，今冤家會面，自難逃避，此去不得生回了。可備我龕塔。」

吩咐完，侍者隨師行至府前，正值廳官坐堂。吏稟：「德宗喚到。」廳官隨令即刻叫上來。德師自階下朝上行走，立著候問。廳官大怒道：「你雖有些須禪學，但本廳是父母官，如何妄自尊大，相見不跪？」尚未答話，就令皂隸重責四〇大板。逐出，纔出儀門，已經氣絕。侍者甚是歎服前知之明，慌忙用龕塔收殮。百姓都說：「刑廳毒惡。」

是年四月間，鈔關門內有個鹽商，家貲積二萬餘金。生二子二孫，父纔去世，二子因家財富厚，你爭我奪。兄說弟有偏私，弟說兄有暗蓄，較量吵鬧，親族勸解不開，竟在武刑廳衙門互告。這官一見家財幾萬，弟兄紛爭，隨即差拿二人收禁。二人在禁，兩月並不提審，弟兄會意，懊悔不已。只得和同公中議出銀五千兩，煩當事繳進。廳官回說：「這商家幾萬之富，嫌少退出。」其後親族人等稟了幾次和息，通存衙不發。弟兄二人無法可施，只得安坐聽命。

自四月監禁到〇二月，年節將近，適有清軍廳因年底親自下獄清監，弟兄痛哭，跪稟道：「只因一時昏迷，為家財事控告，蒙武老爺已禁獄八、九個月，不審不結。目下年節已近，總不能回家與老母一面。」訴畢又各大哭。清軍面諭道：「既是和息，候本廳即面會武年翁釋放。」弟兄感恩望信，軍廳果然不回宅，即會刑廳言及此事，懇求推分釋放。刑廳滿口依允，清軍又著人知會弟兄二人。

是時臘月二〇九，不見釋放，那知武刑廳於黑晚密傳禁卒至衙內，本夜將二人討病呈。家人總不知曉，只說恐不能出獄，尚辦了許多酒肴，擡送禁中。忽聞得二人暴病俱亡。家人聞信，老母、二子，同家中男婦共有百餘人，備二棺在獄洞口，哭聲震地，遠近俱聞。看者擁擠，滿塞街路，無不流淚。

彼時，二子纔各〇四、五歲，披著麻，哭得死而復甦，續大喊道：「家中人眾，痛哭出血，也是沒用。我二人拚性命，星夜往北京喊御狀，纔得伸冤。」隨有被害四個人說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如果有志，我等情願同往幫助。」

二子收殮畢，不理喪事，便將武刑廳惡事〇二件，寫成御狀，飛往北京，擊登聞鼓上奏，蒙發某部審問詳細復上。奉旨將武纘緒革職，發江南督撫審擬具奏。督撫會審，事事俱實，回復。奉旨著即處決，奉上憲即令新刑廳王某監斬。隨將武刑廳綁赴北門外斬首。

是日，闔城百姓來看的竟有幾萬。一路上擁擠不開，把斬下來的頭，被眾百姓用磚石棍斧打成爛泥。那時，預先有一木匠打枷，後來因此匠人犯了法，即以此枷號示眾。有某生員，戲題一句，云：「木匠打枷枷木匠。」對了一年，沒得選對。直至此時，方對云：「刑廳監斬斬刑廳」。豈不奇異！可見害人的惡因，是種不得的；弟兄手足，是傷不得的；貪酷壞官，是做不得的。如此果報，可不凜然！